

郑风

散文

故乡五月的“雪原”

王道清

五月的故乡是洋槐花儿飘香的季节。瞧，村边上那高低错落有致的洋槐树上那一串串、一团团冰清玉洁的花骨朵儿，霎时怒放！只见蜂飞蝶舞，嗡嗡嗡嗡，热闹非凡，好一派“林海雪原”的旖旎风光！这不是童话世界，也不是柳先生虚构的“世外桃源”，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可爱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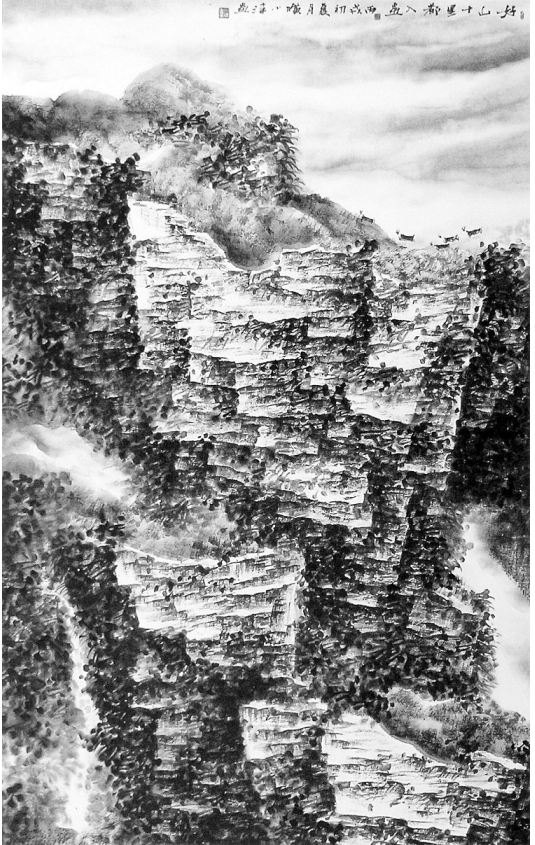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故乡坐落在绵延八百余里的伏牛山里，山清水秀，朴实无华、景色宜人。她是我孩提时代的乐园！在记忆的屏幕上，故乡给我留下了许多朦胧而美好的画面，但最美的画面是春日里那片雪白的林海——盛开的洋槐树林。

说起这片洋槐林来，村里人忘不了我母亲的功劳。原来我们这个小村子生态环境极好。桃、杏、梨、柿、枣、沙梨、葡萄各种果实应有尽有；松、柏、榆、黄楝、梧桐、中国槐、毛白杨等各种高大的乔木护卫着村舍，万木葱

茏、葱葱郁郁，把家家户户的平房、茅屋都辉映庇护起来，远远望去，只见绿树，不见房舍。房前屋后的树上，栖着各种各样的禽鸟；花喜鹊、蓝喜鹊、斑鸠、黄鹂、吃杯茶、白头翁、大头和尚、啄木鸟……简直是鸟儿的天堂。可是，在那个“钢铁年代”，因全民“大炼钢铁”，这些可爱树木统统成了炼钢燃料，遍地土炉，遍地狼烟，大小树木顷刻之间统统化为灰烬。树上的鸟儿远走高飞，逃难深山老林。我的故乡顿时变得一片苍凉！就在这年的冬天，母亲在“冬至”这天，从伏牛山的山崖石缝间挖回来十几棵洋槐树苗，种到了村边的一片空地上。我担心在这大冬天里怕栽不活。母亲说，冬至这天树在做梦，栽一棵，活一棵。

黄嫩绿，并且其中有几棵当年绽开了几串花朵。它玲珑剔透、洁白如雪，芳香扑鼻，煞是可爱！这洋槐树的根系繁衍极快，又加上村边的土地肥沃，第三年就蔚然成林，花开时节宛然一片“林海雪原”了。

这洋槐花朵玲珑美丽可爱，气味芬芳，沁人肺腑，而且是一种纯天然美食——可蒸、可煮、可炒，样样可口。特别是遇到对机的一种“天赐”。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不少村民得益于这片洋槐林，而解了燃眉之急。后来每每提及此事，村上的父老乡亲在闲谈之中，莫不常常动情地感恩于母亲。如今母亲已离开了我们，可每当这洋槐花盛开的际，我总是“常回家看看”，看看这洋槐花的“林海雪原”，重温儿时的温馨，体味“不知愁滋味”的幸福，拜谒拜谒长满蕪蕪艾蒿和荒草的慈母的墓地。



好山十里都入画(国画) 旷小津

随笔

烧饼卷的香味

杨璐

老远就闻到喷喷香，走近巷口，一个只有半间屋大的烧饼铺，案上码着刚出炉的热烧饼，外面烤得焦黄，散散的白芝麻诱惑地望着你，真恨不得马上咬它一口。

记得第一次吃这烧饼，是刚刚搬到小城，东西还没从板上卸下来，母亲便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买了一个，咬一口，里面夹着翠绿翠绿的葱花，稍许觉着咸了点，还是不由得你极满足。那香脆的滋味，悠悠地留在记忆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里的烧饼在全城深受爱戴，小巷因此而得名：烧饼巷。卖烧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听人说是东北人，抗日战争时逃难来到重庆万州，东北的家人无一幸存，就再也没有回去，在这三峡谷边的小城娶了妻，生了四个女儿，就以卖饼为生。

每天，高大的东北人都在那儿使劲和面团，又拍又揉，时而将面团在案板上弄得啪唧响，然后捏成一小团，加上葱、油、盐，再压成饼状，放在大炉子里去烤。一个个香香的烧饼出笼了，整齐地码在炉边，招引着路人馋馋的目光。尤其是在冬天的日子，清冷的空气里，突然传来热烘烘的香味，陡增一种温暖的感觉。那时的价格是六分钱一个。可是，这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，这是奢侈的点心。我和妹妹上学时，偶而买一个，一人一半，那香味足以让我们回味几天。

东北人时常在傍晚喝点酒，下酒菜通常是一小碟油炸黄豆，几个水饺，用一个小白瓷杯自斟自饮。喝着喝着，就开始两眼红红的，唱起歌来：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
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

两行清泪慢慢地淌过脸颊，再流过已经花白的胡须。平时在巷口进进出出的姑娘们，就躲进里间不出来，老婆好在门口和邻居聊天，这时便默默地在店里收拾。那苍老而略带沙哑的歌声，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心里，虽不深解国仇家恨，也不知道什么是乡愁，却有一份莫名的感伤，弥漫在黄昏时小小的巷口，使童年的我有一种不明快的感觉。

老头的胡子慢慢白完了，不再做烧饼，由那个比他年轻的老婆做，他每天搬把椅子坐在门口，不再唱歌，也不再喝酒，泡一杯浓茶，不时咳嗽着，手里拄着拐杖。那烧饼的味大不如从前，但这时已进入八十年代，人们手里的钱多了，饼却更好卖，他们家买了黑白电视，左邻右舍都喜欢去他家看电视。可是，有一天，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开播后，老头在门口用拐杖“笃笃”地敲着地板，嘴里骂着：“日本鬼子——杀了——多少——中国人……”不准看这部连续剧。

烧饼卷不再了，那老头老太都已作古，两个女儿用原来的门面开了饭店，不再卖烧饼。现在巷口有卖油炸饼的摊子，吃着那来了肉的油唧唧的饼子，我好想念那喷喷香的东北烧饼。虽然烧饼店的女儿们不再提起自己是东北人，但每逢从她们的店门前过，那悠远沉重的歌，却老在我的耳边回荡。

新书架

《顶级金融家》

朱丽君

《顶级金融家》这本书是美国最有名的历史学家、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·弗格森所著的一部传记。西格蒙德·沃伯格来自一个曾经庞大而且富有的金融家族，德国(犹太裔)沃伯格家族，一个堪与美国华尔街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相提并论的“豪门”。

1939年4月，西格蒙德·沃伯格成为英国公民，而沃伯格家族的其他成员因为对纳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终于葬送了家族财富和公司(被充公)，这决定了他只能白手起家。初来乍到的西格蒙德·沃伯格对英国金融界的传统给予了猛烈批评，建议进行全面改革，充分显示了他对旧有金融体制、运作方式诸多弊端的深刻认识。他的S·G·华宝公司从融资公司转变为投资银行，不仅在战后英国工业企业中寻找业务机会，而且一开始就着眼于复苏中的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市场，这使得其得以快速提升在伦敦金融城的地位。

西格蒙德·沃伯格毕生是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，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欧洲在战略上依靠美国并不矛盾。他在目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后，就提出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理念。伦敦得以重新打造为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，与1960-1970年代扮演英国金融诊断师角色的西格蒙德·沃伯格密不可分。



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风光(之一) 张云波 摄影

文苑撷英

趣味数学诗歌

夏吟

从前有一位穷秀才，性情幽默滑稽，好玩笑。一次去店面买面，面价是二十个钱一斤，他稍稍思索后把手中一把铜钱扔给店主。店主问买多少个钱的面，秀才说：“七个五，八个五，四五个不够又加五。要算清别马虎，省得称面装糊涂。”心想看你给我多少面？不想店主也是个既精巧又滑稽的主儿，眼睛眨巴了几下后就分五次把面称好了。秀才问，你给我的面是多少？店主说：“一斤半，二斤半，半斤半，两两半(注：旧时，一斤是十六两)，算不清回家算，不要耽误我

卖面。”围观的人算了半天才知道，原来秀才拿出100个钱，店主给他称了五斤面。

“前发三十六，后发三十六。中发三十六声息，通共一百八声息。”这是从前杭州的一首《杭州钟声歌》，又是一道加法运算题。三个36相加，答案108声已给出。台州也有一首《台州钟声歌》：“前击七，后击八，中间十八徐徐发。更兼后击三声，三通凑成一白八。”一通钟声是7+8+18+3=36，三通钟声是36×3=108。这是一道加法与乘法混合运算题。

明代弘治年间状元伦文叙，为苏轼的《百鸟归巢图》配诗云：“天生一只又一只，三四五六七八只。凤凰何少鸟何多，啄尽人间千万石。”诗意是揭露贪官污吏对人民盘剥的，又是一道数学题：1+1+3×4+5×6+7×8=100(只)，正符合《百鸟归巢图》的数目。

清代徐子云的《算法大成》中有一首诗云：“巍巍古寺在丛林，不知寺内几多僧。三百六十四碗，看看用尽不差争。三人共食一碗饭，四人共吃一碗羹。请问先生明算者，算来寺内几多僧？”这是一道代数题，根据题意，设吃饭用的碗为x，吃羹用的碗为y，其方程式为：x+y=364；3x=4y，解方程式得出x=208，y=156，寺内的和尚共有208×3=624(人)或156×4=624(人)

文史杂谈

古人的婚书

刘绍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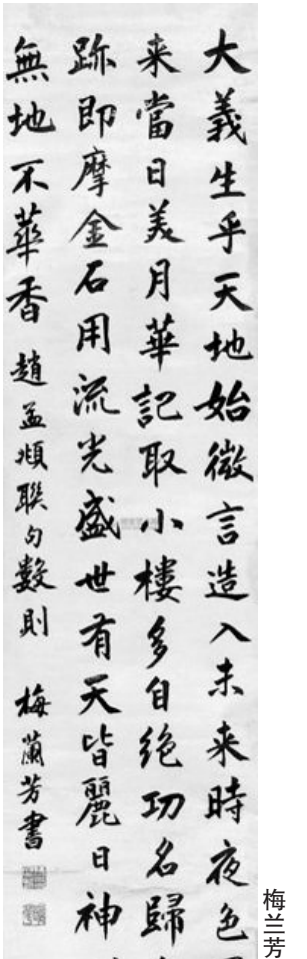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婚书，是敦煌文献中的唐代婚书。这份婚书分正书和别纸，正书是男方家庭请求婚姻的通婚书和女方家庭允诺的答婚书，内容多为虚话套话客客气气；别纸才是婚书的主体，分别记录了男女双方各自的真实情况。婚书一旦缔结，既得到民间的认可，也具有了法律效力。

但在生活中，毁约的事还是常常发生的。凌濛初《拍案惊奇》第十卷《韩秀才乘乱聘娇妻》，吴太守怜才主婚簿里就讲到了一个毁约的故事。金朝奉将女儿许聘给秀才韩师愈后，又嫌韩师愈家庭贫寒而欲毁婚。韩师愈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请求太守明晰。太守便以婚书可查，聘礼已收，证据确凿为由，将金家女儿断给了韩师愈。

上面这个事例，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婚书的严肃性和蕴含的法律效力，但也暴露了女方在古代婚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。婚书一旦订立，女方就失去了毁约权。唐代法律明确规定：“女方仅毁约而没有许婚他人，官府

要杖责女方六十板，依然维护原来婚约；解除婚约而且别许他人的，要杖责一百；如果女方别许他人且已成婚者，得服一年半劳役。”但男方要想解除婚约，只要提请官府，放弃聘礼就行了。这也不算有点经济损失，不需要负什么法律责任。这就是男女双方解除婚约的不同点。从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女人地位之低下。

婚书在我国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，肯定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。《周礼》中就有管理婚姻事务的“媒氏”负责颁发婚书的记载，说明周朝就已经有婚书出现了。当时的婚书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上，男女双方各执一半，作为婚姻的凭证和依据。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娶妇》中对婚书的记载已经非常详细了。“凡娶媳妇，先起草帖子，两家允许，然后起细帖子，序三代名讳，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”。婚书依照男左女右格式，分别写上男女姓名、生辰八字、籍贯以及祖宗三代名号等。可见古人对婚书是非常重视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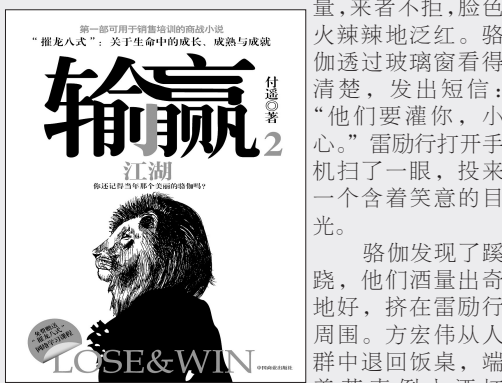
梅兰芳书法

周二，下午三点五十分
事实摆在眼前，方宏伟举起名单选人：“罗小希业绩出众，沟通能力极强，必须挖过来。周锐也不错，可以招来做售前工程师，赵勇也可用。”
雷励行用人严格，周锐做售前工程师很合适，罗小希离开惠康的原因存疑，赵勇资质一般：“我看好周锐，招聘的重点应该放在校园，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天才。”
山东和北京市场都没人照看，方宏伟着急地举起两根手指：“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坑已经挖好，只欠萝卜了。”
雷励行犹豫着寻求妥协：“好吧，我只是给你建议。我有言在先，新员工培训中绝不留情。”
骆伽向前一小步，插进谈话范围：“我的表现怎么样？”
“很好，但我不能录取你。”雷励行很少这么直接。“我想让你做秘书。”
骆伽语气坚定：“我不做秘书。”
“你不能做销售。”雷励行不肯退让。

“为什么？”骆伽在关键时刻，十分坚持。
雷励行竖起食指，示意骆伽冷静：“我有个规矩，不招美女做销售。”
骆伽抱起双臂交叉在胸口，露出不解的神态，等待进一步的解释。雷励行似乎有说不出的理由，斟酌着用词：“商场如战场，必须承担巨大压力。美女有太多选择，用不着做销售。”
“美女也能得奥运冠军。”骆伽不满意他歧视女性的想法，立即反驳。
方宏伟立场摇摆没有准主意，帮着雷励行劝骆伽：“这行竞争激烈，有不少高手。你这么漂亮，不如找个好老公算了。”
骆伽装着无奈地叹气：“唉，找老公竞争更激烈！高手更多。”
方宏伟被噎住，坐在一边喘气去。雷励行又抛出一个理由：“树林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”
“所以？”骆伽反客为主，质问老板的老板，咄咄逼人。

“什么样的客户都有，你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骚扰？”辩解是心虚的表现，雷励行今天屡次辩解，十分少见。
“我一边做秘书，一边做销售。”骆伽适时妥协。当双方僵持的时候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案十分关键。
“行不通，公司没有先例。”方宏伟朝里糊涂地反对。

“好，为期半年。如果没有业绩，你便老老实实做秘书。”雷励行的方案看上去两全其美。
骆伽一口答应：“好。”
“欢迎加入，今晚部门晚宴，你要参加。”雷励行张开双臂，笑着轻轻拥抱骆伽。
周二，晚上八点二十分
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，预订晚餐的时候，骆伽便想到这句话。她在网上查询，《将苑》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还有争议，但不管谁写的，这段话都有道理。
聚餐的地点在一九九九餐厅，就在盈科中心楼下。
为迎接雷励行上任，几位销售总监和东北区的几十名销售都到达北京，白天参加销售会议，晚上必须喝得尽兴。
雷励行刚喝完，酒杯又被注满，各路人马川流不息上来，他仗着酒量，来者不拒，脸色火辣辣地泛红。骆伽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楚，发出短信：“他们要灌你，小心。”雷励行打开手机扫了一眼，投来一个含着笑容的目光。
骆伽发现了蹊跷，他们酒量出奇地好，挤在雷励行周围。方宏伟从人群中退回饭桌，端着茶壶倒人酒杯斟酌着用词：“商场如战场，必须承担巨大压力。美女有太多选择，用不着做销售。”
“美女也能得奥运冠军。”骆伽不满意他歧视女性的想法，立即反驳。
方宏伟立场摇摆没有准主意，帮着雷励行劝骆伽：“这行竞争激烈，有不少高手。你这么漂亮，不如找个好老公算了。”
骆伽装着无奈地叹气：“唉，找老公竞争更激烈！高手更多。”
方宏伟被噎住，坐在一边喘气去。雷励行又抛出一个理由：“树林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”
“所以？”骆伽反客为主，质问老板的老板，咄咄逼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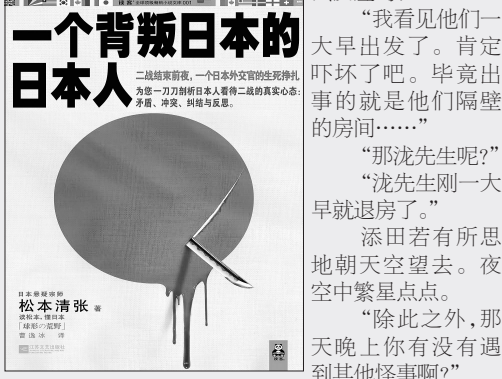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什么样的客户都有，你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骚扰？”辩解是心虚的表现，雷励行今天屡次辩解，十分少见。
“我一边做秘书，一边做销售。”骆伽适时妥协。当双方僵持的时候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案十分关键。
“行不通，公司没有先例。”方宏伟朝里糊涂地反对。

连载

“哦，她就让我当了回模特，拍了几张照片。不过之后又有了些不可思议的缘分……”
久美子准备把一切都告诉添田。这几天的事一直闷在心里，她也没理出一个头绪来。
“那天晚上我住在M酒店。”
添田期待许久美子告诉自己事件的始末。久美子就在M酒店枪击案的现场。
“那天晚上那位法国夫人邀请我共进晚餐……”
久美子详细地讲了起来。添田洗耳恭听。
接着，久美子一口气讲完了枪击案的全过程。
添田已经在报上看到了大致情况，可听在现场的久美子说，比报道更加真切。
“这件事上报了，我也看见了。报上说中枪的人叫吉冈。”
添田说完，看了看身旁的久美子：方才还正视着前方的久美子，此刻却突然低下了头。

“在南禅寺啊。”
“唔……”添田低吟一声，“她丈夫长什么样？”
“嗯……不太像是法国人，更像是西班牙裔或意大利裔的。他的头发都白了，皮肤和眼睛的颜色都像东洋人一样呢。”
“那位法国夫人是不是对你特别感兴趣？比如来找你搭话，或是不停地朝你看……”
“没有啊，到了苔寺夫人才和我搭话的。”
“你在酒店拒绝了那对夫妇的邀请吗？”添田问道。
“是啊，总觉得和陌生人吃饭怪尴尬的，而且那天晚上我想吃京都的特色菜‘芋棒’。”
“我想确认一下，中枪的那个人是几号房的？”添田换了一个话题。
“405号。四楼的房间。”
“那法国夫人的房间是404还是406吧？”
“是406号房。”
“发生骚动之后，那对夫妇有什么反应吗？”
“我看见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。肯定吓坏了吧。毕竟出事的就是他们隔壁的房间……”



“那沈先生呢？”
“沈先生刚一大早就退房了。”
添田若有所思地朝天望过去。夜空中繁星点点。
“除此之外，那天晚上你有没有遇到其他怪事啊？”
“还能出什么事儿呀……”
久美子刚说完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
“真要说什么怪事……那就是我接了好几通打错的电话。”
“打错的电话？”
“嗯，总共打错了三次。我听到电话铃响，一接电话，说了一句‘喂’，对方就挂断了。”
“对方可能是想听听久美子小姐的声音吧……”
然而，久美子并没有意识到添田这句话背后的深意。
添田真想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她，然而，毕竟事关重大。他不仅要考虑到这件事对久美子的影响，还要考虑到她母亲的影响。即使是无心的话，也可能让这对母女的世界天崩地裂！
最终添田还是决定对久美子缄口不言。他安慰久美子说，这一切都是偶然。

添田通过记者的便利查到了那对客人的信息。丈夫叫罗尔·凡·德，妻子叫艾莲娜。登记簿上写着他的职业是贸易商。丈夫五十五岁，妻子五十二岁。